

先秦至西汉时期 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

——以《汉书·艺文志》为样本的分析

李 乔

阴阳五行学说对中国人的思想文化行为有着深刻影响，尤其是先秦两汉时期，影响更为普遍而深刻。崔瑞德、鲁惟一说：“汉代的思想家即使不是全部，似乎也大部分接受了这个理论（注：五行理论），用它来解释世界上自然序列（包括创世过程）的延绵不绝的现象。”正是因此，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中收录了先秦至西汉时期许多有关阴阳五行学说的著作，为我们分析研究阴阳五行学说对先秦至西汉学术思想的影响提供了样本。

在《汉志》中，阴阳家居“诸子略”的儒家、道家之后。其小序称：“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其下共著录阴阳家文献21家，369篇（实为20家，368篇），分别占《汉志》著录文献家总数（596家）、文献总数（13269卷）的3.4%和2.8%。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作为一个独立学派的阴阳家渐次消亡，其著作在《隋书·经籍志》中已不见著录，仅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设有阴阳家类，但所录书目不过

是一般的“阴阳”类著作而已，正如其小序所说：“今《志》所载二十一家之书皆不存，无所考究，而隋唐以来，子部遂缺阴阳一家，至董道《藏书志》始以星占、五行书为阴阳类。今稍增损之，以时日、禄命、遁甲等备阴阳一家之缺，而其他数术各自为类。”对于陈振孙的分类方法，马端临质疑说：“时日、禄命、遁甲独非数术乎？其所谓‘数术各自为类’者，曰卜筮，曰形法，然此二者，独不本于阴阳乎？盖班史《艺文志》阴阳家之后，又分五行、卜筮、形法，各自为类。今班《志》中五行、卜筮、形法之书虽不尽存，而后世尚能知其名义，独其所谓阴阳家二十一种之书，并无一存，而《隋史》遂不立阴阳门。盖隋、唐已不能知其名义，故无由以后来所著之书续立此门矣。”由此可见，陈振孙所说阴阳家已非《汉志》之阴阳家矣。

五行之属作为二级类目，位于《汉志》“数术略”之下，著录文献31家，652卷，分别占《汉志》著录文献家总数、文献总数的5.2%和4.9%。其小序云：“五行者，五常之形气也。《书》云：‘初一曰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言进用五事以顺五行也。貌、言、视、听、思心失，而五行之序乱，

五星之变作，皆出律历之数而分为一者也。其法亦起五德终始，推其极则无不至。而小数家因此以为吉凶，而行于世，浸以相乱。”按此，五行学说出于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对此，李零在《中国方术续考》中说：“（五行之属）本身就是以‘五行’为名。前人多已指出，《数术略》的五行类和《诸子略》的阴阳家有很大关系。《诸子略》的阴阳家虽以‘阴阳’为名，但也照样讲‘五行’（如其中的《邹子》和《邹子终始》，根据古书引用的佚文看，就是既讲阴阳，又讲五行）；《数术略》的五行类虽以‘五行’为名，但也照样讲‘阴阳’（如其31书中，以‘阴阳’为名者就有6种）。况且两者的学术渊源，按目录编者的看法，也是一样。”

《汉志》“兵书略”下另有“阴阳”之属，著录文献16家，249篇，分别占《汉志》著录文献家总数、文献总数的2.7%和1.9%。其小序云：“阴阳者，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也。”“刑德”本意是指刑罚与教化，后被转用指阴阳，以附会五行生克之说。《大戴礼记·四代》云：“阳曰德，阴曰刑。”《孙子·计篇》“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句下杜牧注云：“阴阳者，五行、刑德、向背之类是也。”刑德被用于军事，亦在文献中多见，如《淮南子·兵略》：“凡用太阴，左前刑，右背德。”《尉缭子·天官》所载梁惠王与尉缭子的对话中，说道：“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谓天官、时日、阴阳、向背也。”由此可见，《汉志》兵家之阴阳，实际上就是阴阳五行理论在军事方面的运

用或延伸。

仅上述三家以阴阳、五行作为类名的类目，著录文献总数就达67家，1269篇，分别占了《汉志》著录文献家总数、文献总数的11.2%和9.6%。《汉志》中另有一些类目虽然不以“阴阳”、“五行”为名，但与阴阳五行有密切关系，如“数术略”、“方技略”的“医经”、“房中”之属等。

《汉志》“数术略”中的“五行”之属与阴阳家来源相同，“天文”、“历谱”、“卜筮”、“刑法”等皆与阴阳五行密不可分。“数术略”总序说：“数术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职也。”此说与《汉志》“阴阳家”小序“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大同小异。不仅如此，“阴阳家”首列《宋司星子韦》三篇，而“数术略”则说子韦是春秋时代最有影响的数术家：“春秋时，鲁有梓慎，郑有裨灶，晋有卜偃，宋有子韦。”如此一来，阴阳家与数术家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倒是有些混淆不清了。宋人陈振孙说：“阴阳之与数术，亦未有以大异也。不知当时何以别之。岂此论其理，彼具其术耶？”清人章学诚推测说：“今观阴阳部次所叙列，本与数术中之天文、五行不相入，是则刘、班叙例之不明，不免后学之疑惑矣。盖诸子略中阴阳家……空论其理而不征其数者也。数术略之天文、历谱诸家……显征度数而不衍空文者也。”近人余嘉锡虽然对章学诚理数之说表示赞同，认为“阴阳家之与数术，《汉志》以为同出于羲和之官。而数术独为一略者，固因一言其理，一明其数，亦由数术之书过多，犹之诗赋之于《三百篇》耳”。但他对其阴阳

家与天文五行不相入的说法却不认同，他说：“考阴阳家有宋司星子韦、齐邹衍二家之书。《论衡·变虚篇》引子韦书录序奏云：‘子韦曰，君出三善言，荧惑宜有动。于是候之，果退舍。’书录序奏，即刘向《别录》也。是阴阳家何尝不言天文？《七略》曰：‘邹子有终始五德，言土德从所不胜，木德继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是阴阳家何尝不言五行？”吕思勉也说：“《汉志》阴阳，为诸子十家之一，数术则别为一略，盖由校书者之异其人……论其学，二家实无甚区别。盖数术家陈其数，而阴阳家明其义耳。”概括起来说，阴阳家与数术并无本质区别，只是阴阳家重理论，数术重应用而已。

医经作为二级类目，位于“方技略”之下，著录文献7家，216卷，分别占《汉志》著录文献家总数、文献总数的1.2%和1.6%。其小序云：“医经者，原人血脉经落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至齐之得，犹慈石取铁，以物相使。”在医经学派看来，病是自身阴阳失调引起的。尽管《艺文志》所载的“医经类”著作大多散逸，但从现存被视为中华医经之祖的《黄帝内经》中还是可以看出其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就是阴阳五行思想，“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人生有形，不离阴阳”，“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阳生阴长，阳杀阴藏。阳化气，阴成形”，“言人阴阳，则外为阳，内为阴；言人身之

阴阳，则背为阳，腹为阴；言人身之脏腑之阴阳，则脏者为阴，腑者为阳；肝心脾肺肾五脏皆为阴，胆胃大肠小肠膀胱三焦六腑皆为阳”等等，不胜枚举。而关于五行的论述也是比比皆是，如“天地之间，六合之内，不离于五，人亦应之”、“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也。更贵更贱。以知死生，以决成败，而定五脏之气。间甚之时，死生之期也”、“木得金而伐，火得水而灭，土得木而达，金得火而缺，水得土而绝”，等等。

房中作为二级类目，位于“方技略”之下，著录文献8家，186卷，分别占《汉志》著录文献家总数、文献总数的1.3%和1.4%。《汉志》并无房中与阴阳关系的直接表述，但从其所列房中文献名称中所包含的“阴道”、“容成”、“务成”等词语仍可看出其与阴阳的密切关系。“阴道”即采阴补阳之道。古代房中术以阳、阴代指男、女，马王堆汉墓出土竹简《天下至道谈》明确提出：“是以雄牡属为阳，阳者外也；雌牝属为阴，阴者内也。凡牡之属摩表，凡牝之属摩里，此谓阴阳之数，牡牝之理，为之弗得，过在数已。”房中术以阴阳说为基础，强调“阴阳结合”、“阴阳互补”、“采阴补阳”。“容成”即容成子，是传说中的房中养生家，也是一位阴阳家，《汉志》除著录《容成阴道》28卷于房中之属外，另有《容成子》14篇归入阴阳家之属。《容成阴道》虽早已失传，其内容不得而知，但从马王堆汉墓医书《十问》中可以有些了解。据书中所述，他在回答黄帝的问题时，就说：“君若欲寿，则顺察天

地之道，天气月尽月盈，故能长生。地气岁有寒暑，险易相取，故地久而不朽。君必察天地之情，而行以身。”可见，容成是强调房中养生要顺应天地阴阳变化规律的。

《汉志》还有不少类目下的文献与阴阳五行有密切关系，如“诸子略”中的儒家、道家以及“六艺略”中的《易》、《书》、《诗》、《礼》、《春秋》等类。综合以上分析，即使保守估算，《汉志》中与阴阳五行学说有关的文献至少在一半以上。这清楚地表明，阴阳五行学说是先秦至西汉时期最具影响力的学说。

阴阳五行学说对先秦至西汉学术思想的影响，同样渗透到儒家和道家之中。

儒家在思想上明显受到了阴阳五行观念的影响，《汉书·艺文志》明确指出：“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晚年研究《易经》，大讲“一阴一阳之谓道”，无疑与阴阳理论有密切关系。据《荀子·非十二子》载，儒家亚圣孟子和子思“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可以看出子思、孟子曾宣传过五行理论。荀子本人尽管反对五行，却采纳了阴阳的主张，主张“四时代御，阴阳大化”。到了汉代，董仲舒全面援引阴阳家学说，使之与儒家伦理进一步结合，构筑起一套阴阳五行化的儒学体系，并发展了与阴阳家法天则地思想相联系的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及据天道推行人事的思维方式。他在《春秋繁露》中大谈阴阳，其篇名直接涉及阴阳的就有许多篇，诸如《阳尊阴卑》、《阴阳位》、《阴阳

终始》、《阴阳义》、《阴阳出入》、《天地阴阳》等。西汉中期以后，各派经学家以董仲舒为一代宗师，致力于阴阳五行与儒家经义相结合，阴阳术数之学与《春秋》相结合而形成了“春秋阴阳说”，与《书》相结合而形成了“洪范五行说”，与《礼》相结合而形成了“明堂阴阳说”，与《诗》相结合而形成了“四始五际说”。阴阳五行学说与“五经”相结合，俨然成为一个时代的学术思想风气。

至于道家，同样与阴阳家有密切关系。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道家思想偏重于形而上，但它一旦入于术，就是以阴阳家思想为主体，兼采儒、墨、名、法各家学说。此说甚是，先秦道家代表作《老子》、《庄子》中充满着阴阳五行思想，《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庄子》使用“阴阳”就更普遍，达20余处之多。汉代黄老之学的代表作《淮南子》，对于阴阳五行学说多有吸收和阐发，《天文训》、《时则训》两篇尤为集中。“天地以设，分而为阴阳。阳生于阴，阴生于阳；阴阳相错，四维乃通。或生或死，万物乃成。”“是故圣人法天顺情，不拘于俗，不诱于人，以天为父，以地为母，阴阳为纲，四时为纪。”从宇宙生成到治国原则，皆以阴阳家之说为据，从中不难看出阴阳学说的影响。

作者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